



扁都口的风

当我脚步踏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，眼前依旧是一片黄，不过是夏日的金黄变成了深秋的枯黄，视线里都是空荡荡的茫茫。我也有一种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”的慨叹。

耳边呼啸而过的风，像是一个个生硬的手掌，在近乎激情的抚摸中我有点蒙了，是不是就是这生硬的风剥蚀了她夏日娇嫩的容颜，如今无奈地拉着一张枯黄的脸。黄色的尽头便是美丽的雪山，雪山又浸泡在一片湛蓝的海洋里，我恍惚，那是一座雪山，还是一角冰山？夏日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被风又安葬在哪个角落？那些蜂蝶是不是也一起殉葬？是不是油菜花香消玉殒之后就幻化成雪花飞舞的模样？朵朵白云就盛开在山巅之上，似乎和雪花进行一场盛大的表演。

我把视线从雪线滑落到了山体肌肤裸露的地方，绿色的梦醒来之后思念就会枯黄。站在扁都口的入口处，那条路真的像是一条索锦在风中飘动着。这条索锦以时间为经，空间为纬，交织了多少绵密的岁月。它一头扎在岁月的尽头永不回头，另一头却牵着时光的手永不停留。就如此刻，我站在空荡荡的路口心中一片茫然，不知道几千年前、几百年前这里的秋天是不是也是如此生硬而又空旷的模样。

扁都口的风带走了多少峥嵘往事，又抚平了多少平平仄仄的脚印。这条路自汉唐以来就是羌、匈奴、突厥、回纥、吐

谷浑、吐蕃等民族来来往往的一条岁月的通道，多少密密麻麻的脚印都已经搁浅在历史的脚窝里，任凭多么缜密的思维也无法检索出当时的模样了，又有多少文字能够记住历史清晰的容颜。而我似乎就在一条时光的隧道里摸索爬行，我想让文字作证，这里的风粗砺了多少容颜，这里的雪染白了多少青丝？岁月已经白了头，往事就如此刻的风匆匆而过，谁又能留住风的脚步？

据文字记载：东晋时期，僧人法显由靖远经兰州、西宁，穿越扁都口到张掖。隋大业五年（公元609年），隋炀帝西巡，于六月中旬进入扁都口，天气突变，大雪纷飞，在暴风雪袭击下，“士卒冻死大半”，隋炀帝的姐姐也冻死在这里。

那些久远的文字像是一只鸟儿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。此刻，呼啸而过的是汉唐的风？风中匆匆而过的是僧人的身影？我倒是希望历史的真相就还原那么一瞬间，我们坐在这个风口，倒满岁月的陈酿，干杯、回头，你还是帝王或者高僧，我还是一介书生，从此各不相欠，各自相安。可是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幻想。有时候，岁月走过的脚步只有路记住了，这条路上留下的脚印，都被风带走了。有时候感觉历史就是个蒙面人，只是给你留下模糊的身影，留下时光的缺口匆忙而去，你永远辨不清它的真实面貌。

我忽然有点难过，有点落寞。我总是无法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对接，因为我找

不到端口，我的思绪在过去的岁月里纠结，我的目光在风中徜徉。谁说袁草连天不是一道奇观，似乎油菜花深秋矮下去了，而枯草才站起来，被油菜花垄断了几个月的家园，如今才是衰草的家。

我的视线散落在枯草中的羊群身上，羊群也被覆上了一层黯淡的黄色，似乎秋天就歇在它们的身上，有了几分笨重，也有了几分沧桑。枯草之下藏着又一个春天，其实雪花之上绽放着秋天的容颜，而牛羊似乎又背负着地老天荒。

春夏时节，那里是油菜花的家园；深秋季节，那里是风的家园。朋友们的笑声在风中飘荡，他们都把自己还原成孩子的模样。我不在乎扁都口的风向着哪个方向吹，我们在风中任性一回，牛羊在冷风中啃噬着雪，我们在雪地里撒点野。

那些羊群是不是就是被雨水淋湿的云朵，天空嫌它太重了，被开除到地面了，而云朵似乎又是呼啸的风卷到天空的雪花，就那样诗意地栖息在山头。成群的羊散落在草原上，如果不奔跑，真的就以为是风把枯草卷起堆积成了一个秋天的小小的城堡，让冬天躲进来御寒。羊群呵出的气息给原野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烟雾，那是它们的喃喃细语；成群的牛也在冷风中用丰腴的嘴唇舔食着雪花白净的脸颊，似乎有无尽的缠绵。谁说牛羊不懂浪漫，它们才和草木谈着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。远处看，偌大的草原就像是一盘围棋，牛羊就是棋子，在冷清的风中随意

而又用心地走着，走一步就是一个春秋，举棋不定中流年翻转。一个棋子落下莺飞草长，一个棋子举起袁草连天。牛羊还时不时抬起头来凝望着远方，我想那一刻，它一定在思考一步棋子怎么走才能赢来一季的花开春暖。当然，不管谁赢了冬夏，抑或是谁输了春秋，岁月依旧像风一样奔跑。

路边，那一树树的沙棘顽强地挂在风中，似乎生硬的风也抽不走它们身体的水分，圆润的脸盘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岁月的陈酿。我不去采摘，就想那样挂着，让它风干，加点山巅的雪，加点生硬的风，腌起来，等待下一季的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的时候，那就是一壶沙棘酒，我拿出来就着满眼的金黄，满心的芬芳下酒，我不醉不回头，过去的时光不追究，未来的日子不再将就。

扁都口——大斗拔谷，多陡峭的模样，这四个字里我感到了凶险，似乎都暗藏着杀机，而今那些剑拔弩张的岁月都已经远去，远得就如如得得的马蹄，阵阵的驼铃……那条路依旧在我的脚下绵延，一头扎进了岁月的深处，我嗅到的是岁月发酵的清香；一头牵着未来的脚步，任花开花落飞红漫天。

我走后，我的脚印又被谁的脚印覆盖？岁月就如这呼啸而过的风，只留下些许回声。回首的时候，我心里涌动着：我的扁都口，你若不伤，岁月无恙。

(吴晓明)

真正的新，是创造而来的，不是等待而来的。世上有两种路，一种是用脚踩出的路，一种是用手修出的路。用脚踩出的路，先是在人走，然后才成了路。用手修出的路，先是人造好了路，然后才有人在上面走。“踩路”和“修路”，都是创造。但后一种创造，比前一种创造更科学，更迅速，也更有价值。

我们每个人的面前，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“随大流去走的路，一条是自己设计和开辟的路。随着大流走，前边也有路，但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看过的风景，得到的都是别人剩下的余物，总觉得没有味道。倘若自己设计和开辟，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路来，就会发现，原来世界是这样的精彩，生活是这样的充实，创造是这样的快乐。

新的一年，新的起点，新的目标，新的空气，新的征程，打点你的行装，带上你的梦想，出发吧！

(汪金友)

新年到了，当然要说新。日出日落三百六，周而复始从头来。草木枯荣分四时，一岁月有十二圆。虽然太阳还是那个太阳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天空还是那个天空，大地还是那个大地。但这个新年，与过去的旧年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。正如唐代诗人刘希夷所言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

到了新的一年，仿佛一切都变新了。门上的灯笼是新的，墙上的日历是新的，桌上的饭菜是新的，人们的笑脸是新的。就连大街上的空气，也都像重新换过一样，吸起来特别舒服。

旧的去，新的来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也就不来。旧孕育新，新取代旧，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规律，谁也改变不了，永远改变不了。

在词典上，“新”的解释主要有四种：一是指“刚出现的”，二是指“没用过的”，三是指“革除旧的，换上新的”，四是指“最近”和“刚刚”发生的。

踏雪寻梅

宋代诗人卢梅坡在《雪梅》中写道：“梅有雪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雪俗了人。”隆冬时节，百花丛中，唯有梅花凌寒独放，傲雪凌霜。天地和白雪已是一幅天然的黑白水墨画。皑皑白雪中点缀着些许红色的梅花，映衬出它的热烈与芬芳，更为

这纯白的天地增添了生命感，画面美不不胜收。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清冷中飘来的暗香吸引着人们踏雪寻梅，寻找那一份属于内心的纯净和来自精神世界的滋养。

相传，唐开元年间，孟浩然远离官场，寄情山水，在自然万物中寻找作诗的灵感。他欣赏梅花清香寒艳、淡雅圣洁的品质，常常冒着漫天飞雪，在苏岭山上骑着驴子找寻梅花的踪影，他说：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背上。”孟浩然的好友王摩诘专门画了一幅踏雪寻梅图，赞赏孟浩然“不畏风雪为寒香”的精神。此后，人们便用踏雪寻梅来形容文人雅士赏爱风雅的雅趣。至今，鹿门山下的乡间还流传着：“雪里寻香乘驴来，踏冰冒雪几徘徊。问起山中梅千株，先生漫笑号狂客。”“忆昔孟

着青春不老，谱写新的华章。

晏殊说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现在的自己，“一曲新词酒一杯。小园香径独徘徊”，也是一种莫大的乐趣。

白居易说：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你是那只早莺，还是那只新燕？如果在别人啄泥的时候，你还在睡觉，那就只会掉队。

(汪金友)



新年说新

冬雪之美

老号狂客，寻梅不顾瘦驴疲。雪花梅花共徜徉，情高独得咏梅句。”马致远也曾著录有《踏雪寻梅》杂剧，题目作“春献赋攀蟠官桂，冻吟诗踏雪寻梅”。

煮雪烹茶

古人烹茶，天水为上，地水次之，天水即雨，雪、露，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，妙玉招待黛玉、宝钗、宝玉喝的“体己茶”，是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煮成的茶。“飞雪有声，惟落花间为雅；清茶有味，惟以雪烹为醇”，雪入壶中，在炉火间温煮，清茶的茗香中略带雪化后的清甜，清甜中又夹杂着淡淡的花香，此时茶不似茶，雪也不是雪，而是天地孕育的日月精华、碧玉琼浆，温润醇厚，浑然天成。“却喜侍儿知试

(邵凤丽)

听冬

雪夜，赵匡胤悄悄来到宰相赵普家，赵妻燃炭烧肉置酒以进。赵普问：“夜深天雪，陛下为何事来？”赵匡胤回：“一榻之外，均是别人天下，我难以入眠，特来与你商议对策。”二人边饮边谈，讨论切磋，忽而蹙眉，忽而大笑，不觉已是东方既白。最终定下“先南后北”“先易后难”的战略方针。君臣在谈笑中，为北宋的未来奠定了基础。

听冬，能听到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。好汉林冲受高俅及帮凶陷害，被发配沧州看守草料场。是夜，雪飘如絮，漫天飞舞，把他住的草厅压塌，只得暂栖山神庙。不意，听到陆谦、富安害他的阴谋，怒从心起，拔了刀杀了这两个奸佞，放火烧了草料场。那时，风声、雪声、火声、刀声、喊

(陈鲁民)

站在时光的新起点

庄子说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先哲之语，果然不虚。一年仿佛倏忽间就过去了，此刻又站在时光的一个新起点。昨天可能还在忙碌地做年终收尾工作，现在已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今年的大计划了，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新的一年，依旧会很忙。忙，是贯穿中年人每一个日子的主线。但再忙，也要抽出时间去生活，比如为家人炖煮美食，比如为自己泡杯好茶。新的一年，除了忙工作，我还有更多的“忙”写入了计划。

忙着微旅行。不能去远方，我就在自己的城市里转悠，去郊野看看花，去半山听听雨，在楼顶看看夕阳，偶尔下一个乡，采瓜采果，守望乡愁。拿着手机，拍点自己喜欢的花鸟鱼虫，记录自己喜欢的人文风景。换一种活法，生活也会有新鲜的乐趣。

忙着写作。虽然我的文字还很稚嫩，但因写作结识了很多文友、老师、读者，收获了许多许多的感动、鼓励和快乐。看书、写作是我的爱好，有文字陪伴的日子丰盛又充实，人生更有方向感。

老屋

那夜，又梦到了故乡的老屋。老屋是泥土房。土坯的墙壁，茅草泥的屋顶，还有泥土的地面。旧时，房顶的荒草已经盈尺，如一蓬乱发在秋风里茫然抖动，阳光如明亮的手指，徒劳地在其间一遍遍穿行，却总是离不开那郁结着的凌乱与凄凉。

墙体上，那些雨水或风爬过时留下的印迹，或者说曾被岁月雕凿的沟痕，在锐利光线的勾勒下，变得更加深重、清晰起来，明暗相间，凹凸不平。想来，那就是老屋脸上的皱纹了。半张半合的门，如半张半合的嘴，差不多已经失去了顺畅呼吸与发出声音的能力，失去了表达某种经历和情感的

感觉。可是，我就是你的故事和情感啊！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望着老屋茫然的神情，我几乎在梦里喊出声音。曾经的前往历历在目，仿佛一切都在昨天。空房子里忽然出现一位苍苍老者，那不就是奶奶吗！我看到她坐在炕上纳鞋底，还看到察台上爷爷的画像……我的心突然一阵紧缩，震惊和不甘像袭来

(么庆旺)

待花

雪越积越高，寒风也吹冷了丝缕，我心中却流淌春水——人行走于原野，小屋兀立如一座灯标，我心中立刻生出一个念头——她说：快把鞋子里的沙粒倒掉，我要带着你从既定中出逃。阳光静静地洒下，一块垫子躺平得静好，我心中迸发柔情——她说：快把镰刀锄头买到，我要在这里把日子过得自产自销。

月亮不宣而至，如同读到一卷奥登的诗稿，我心中有了一份笃定——她说：谷物上嫩染的是金子的颜色，我要你知道我们爱得正好。

天地从此都属于我们，双方崇拜自然的身高，我心中放弃了杂念——她说：梦境已是一片平坦，我和你只属于一个不被打扰的拥抱。

(凸凸)

